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59 ·

文學類

中國文學研究

鄭振鐸著

上海書店

鄭振鐸編

中國文學研究

中國文學研究號目錄

上冊

卷頭語

西 諦

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

鄭 振 鐸

中國文學演進之趨勢

郭 紹 虞

詩與詩體

唐 鉞

從學理上論中國詩

潘 力 山

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

郭 紹 虞

■三百篇中的私情詩

朱 湘

釋四詩名義

梁 啓 超

讀詩札記

俞平伯

宋玉評傳

陸侃如

■武松與其妻賈氏

西諦

宋玉賦辨偽

劉大白

■中山狼故事之變異

西諦

■李笠翁十種曲

朱湘

魏晉詩研究

陳延傑

中世人的苦悶與遊仙的文學

滕固

謝朓年譜

伍叔儻

古代的民歌

朱湘

■五絕中的女子

朱湘

頽廢派之文人李白

徐嘉瑞

王維

朱 湘

王昌齡的詩

施 章

岑參

徐嘉瑞

宋詩之派別

陳延傑

宋初詞人

臺靜農

□ 螺殼中之女郎

西 諦

論北宋慢詞

張友仁

納蘭容若

滕 固

中國舊詩篇中的聲調問題

劉 大白

說中國詩篇中的次第律

劉 大白

中國民衆文藝之一斑——歌謠

劉 經 菴

外 號

民歌研究的片面

汪馥泉

□宋人詞話

西諦

中國兒歌的研究

褚東郊

□魯智深的家庭

西諦

下冊

楚劇體例及其在漢劇上底點點滴滴

許地山

元劇略說

吳瞿安

救風塵

朱湘

西廂的批評與考證

張友鶯

吟風閣

朱湘

西廂記的考證問題

謝康

■明代之短篇平話

西 誥

目蓮救母行孝戲文研究

汪 馥 泉 譯

蔣士銓

朱 湘

談二黃戲

歐陽予倩

中國戲曲的選本

鄭 振 鐸

中國小說概論

君 左 譯

■今古奇觀之來源

記 者

明清小說論

謝 无 量

水滸傳之研究

潘 力 山

中國文學內的性慾描寫

沈 雁 冰

■日本最近發見之中國小說

西 誥

宣和遺事考證

汪 仲 賢

韻文與駢體文

嚴既澄

散體文正名

陳衍

哥德與中國文化

衛禮賢

十四世紀南俄人之漢文學

陳垣

金源的文壇

許文玉

蕭統評傳

謝康

文學批評家劉彥和評傳

梁繩祿

文學批評家李笠翁

胡夢華

徐霞客遊記

丁文江

文學革命家的先驅者——王靜菴先生

吳文祺

佛曲敍錄

.....鄭振鐸

■西諦所藏彈詞目錄

.....西諦

中國民衆文藝一斑——灘簧

.....徐傳霖

中國蛋民文學一嚮

.....鍾敬文

中國文學年表

.....鄭振鐸

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

鄭振鐸

一鑑賞
與研究

濃密的綠蔭底下，放了一張藤榻，一個不衫不履的文人，倚在榻上，微聲的喃喃着一部詩集，那也許是李太白集，那也許是王右丞集，看得被沈浸在詩的美境中了；頭上的太陽的小金光，從小葉片的間隙中向下映，眼窺望着，微颺輕便的由他身旁呼的一聲溜了過去，他都不覺得，他受感動，他受感動得自然而然的生了一種說不出的靈感，一種至高無上的靈感，他在心底輕輕呼了一口氣道：『真好呀，太白的這首詩！』於是他反復的諷吟着，如此的可算是在研究李太白或王右丞麼？不是，那是鑑賞，不是研究。

膩膩的美饌，甜甜的美酒，晶亮的燈光，喧嘩的談聲，那幾位朋友，對於文藝特別有興趣的朋友，在談着，在辯論着，直到酒闌燈灺，有幾個已經是被阿爾科爾醉得連舌根都木強了，卻還捧着茉莉花茶，一口一口的喝，強勉的打疊起精神，絮絮的訴說着。

『誰曾得到老杜的神髓過？他是千古一人而已。』一個說。

『杜詩還有規矩繩墨可見，太白的詩，才是天馬行空，無人能及得到他，所以倡言學杜者多，說自己學太白的卻沒有一個。』隣座的說。

這樣的，可以說是研究文學麼？那不過鑑賞而已，不是研究。

斗室孤燈，一個學者危坐在他的書桌上，手裏執的是一管朱筆，細細的在一本攤於桌上的書上加註，時時的誦着，復誦着，時時的仰起頭來，望着天花板，或由窗中望着室外，蔚藍的夜天，鑲滿了熠熠的星，蟲聲在階下唧唧的鳴着，月華由東方升起，庭中滿是花影樹影，那美的夜景，也不能把這個學者由他斗室內誘惑出去，他低吟道：『寒隨窮律變，春逐鳥聲開。』隨即用硃筆在書上批道：『妙語在一開字。』又在『開』字旁圈了兩個硃圈，再看下去，是一首詠蟬的絕句，他在『居高』

聲自遠，非是藉秋風」二句旁，密密的圈了十個圈，又在詩後註道：「於清物當說得如此。」

這不可以算是研究麼？這也不過是鑑賞而已，不是研究。

別有一間書室，一個學者在如豆的燈光之下，辛勤的著作着。他搜求古舊的意見而加以駁詰或讚許或補正。他搜集這個詩人，那個詩人的軼事，搜求關於這首詩，那首詩的掌故，他又從他的記憶中寫出他的師友的詩稿，而加以關於他們的交誼及某一種的感慨的話語。他一天一天的如此著作着，於是他成了一部書；那書名也許叫作某某齋詩話，也許叫作某某軒雜識。

這不可以算是研究麼？這還是鑑賞，不是研究。

原來鑑賞與研究之間，有一個絕深絕絕的鴻溝隔着。鑑賞是隨意的評論與談話，心底的讚嘆與直覺的評論，研究卻非有一種原原本本的仔仔細細的考察與觀照不可。鑑賞者是一個遊園的遊人，他隨意的逛過，稱心稱意的在賞花評草，研究者卻是一個植物學家，他不是為自己的娛樂而去遊逛名園，觀賞名花的，他的要務乃在考察這花的科屬，性質，與開花結果的時期與形態。鑑賞者是一個避暑的旅客，他到山中來，是為了自己的舒適，他見一塊懸岩，他見一塊奇石，他見一泓清泉，都以同一的好奇的讚賞的眼光去對待牠們。研究者卻是一個地質學家，他要的是考察出這山的地形，這山的構成，這岩這石的類屬與分析，這地層的年代等等。鑑賞者可以隨心所欲的說這首詩好，說那部小說是劣下的，說這句話說得如何的漂亮，說這一個字用得如何的新奇與恰當；也許第二個鑑賞者要整個的駁翻了他也難說。研究者卻不能隨便便便的說話；他要先經過嚴密的考察與研究，纔能下一個定論，纔能有一個意見。譬如有人說，西遊記是邱處機做的，他便去找去考，終於找出關於邱處機的西遊記，乃是長春真人西遊記，並不是敍說三藏取經，大聖鬧天空的西遊記。那末，這部西遊記是誰做的呢？於是他便再進一步，在某書某書中找出許多旁證，證明這部西遊記乃是吳承恩做的，於是再進一步，而研究吳承恩的時代，生平與他的思想及著作。於是乃下一個定論道：「今本西遊記是某時的一個吳承恩做的。」這個定論便成了一個確切不移的定論，這便是研究。

文學的自身是人的情緒的產物，文學作家大半是富於想像的浪漫的人物；文學研究者卻是一個不同樣的人，他是

要以冷靜的考察去尋求真理的。所謂文學研究，也與作詩作劇不同。牠乃是文學之科學的研究，把文學當做一株樹，一塊礦石一樣的研究的資料的。

二、未經變壞的大荒原

中國曾被稱為文學之國。她的文學史的時期可也異長，幾乎沒有一國可以比得上。希臘的文學是死了，羅馬的文學也隨了羅馬的衰落與滅亡而中斷了，希伯萊、波斯、埃及、印度的文學也都早已和國運的夕陽一同沈沒入於黑暗的西方去了。近代歐洲的諸國，他們的文學史又都是很短很短的，最長的不過起於中世紀，那時我們卻正是唐詩宋詞元曲將他們的最眩目的金光四射於地平上的時候；最短的不過一世紀，那時我們是在乾隆嘉慶時代，在中國文學史上乃算是最近期。中國文學的寶庫可也真豐富，她那裏有無數的大作家，有無數的大作品，還有無數不可指名的珠璣與寶石。

然而在這樣的一個文學之國，有這樣長的文學歷史，具有這末豐富的文學作品的之中，我們卻很詫異的看出她的文學之研究之絕不發達；文學之研究，在中國乃像一株蓋在天幕下生長的花樹，萎黃而無生氣。所謂「文史」類的著作，發達得原不算不早；陸機的文賦，開研究之端，劉勰的文心雕龍與鍾嶸的詩品繼之而大暢其流，然而這不過是曇花一現，過此，則此類著作又無影無蹤了。後來詩話文話之作，代有其人；何文燠的歷代詩話載梁至明之作凡二十七種，丁氏的續歷代詩話所載又二十八種，清詩話所載，又四十四種；然這些將近百種的詩話，大都不過是隨筆漫談的鑑賞話而已，說不上是研究，更不必說是有一篇二篇堅實的大著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將「詩文評」（即「文史」）分為五類：

一、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者——文心雕龍。

二、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者——詩品。

三、備陳法律者——皎然詩式。

四、旁採故事者——孟榮本事詩。

五、體兼說部者——劉放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

除了第一、第二兩類之著作以外，別的都不過是瑣碎的記載與文法的討論而已。（像第一、第二兩類的著作卻僅有

草創的文心雕龍與詩品二種。間有單篇論文，敘述古文或駢文之源流，敘述某某詩派，某某文社之沿革，或討論一個文學問題的，或討論什麼文章之得失的，然卻是太簡單了，不成爲著作。明之末年，有金喟一派的批評家出來，頗換去了傳說的腐氣，而易以新鮮的批評式樣，可惜他們的徑途又走錯了；他們不遵正途大道走，而又與前人一樣，被誘惑入邪僻的蕩腸烏道中去。金喟表章水滸，表章西廂，把平常人看不起的小說戲曲，從無量數的詛咒鄙夷的碑石堆中掏揀出來，其功不可謂不大。然他卻不去探求他所表章的大著作水滸與西廂的思想與藝術的真價，及其作品的來歷與構成，或其影響及作家，而乃沾然於句評字註，例如，他於『認得是獵戶標兒李吉』之下註道：『筆勢忽振忽落，於只見那個人』下註道：『妙，李小二眼中事』。接着的『將出一兩銀子與李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下，又註道：『分付得作怪』。諸如此類，全書皆是。這當然是學步鍾惺諸人批評評文的辦法，而全書卻被他句分字解，有類於體骸一節一節被拆開了，更有類於一刀刀的把書本的肉都零碎的割下了。水滸西廂，何罪，乃受此種凌遲析骸之極刑？這一派勢力頗不少，也有了不書受到了這個無妄之災。這是很不幸的，金喟有帶領了大衆走研究的正軌的可能，他卻反把他們帶入『牛角尖裏』去了。

統而言之，自文賦起，到了最近止，中國文學的研究，簡直沒有上過研究的正軌過。關於作品的研究，一向是以鑑賞的漫談的或逐句評註的態度去對待牠的，無論牠是二十字的五言絕詩也好，長至百十萬字的小說也好。（近幾年胡適對於紅樓夢水滸傳的考證卻完全是走的一條新路，一條正路。）關於作家的研究，除了『年譜』一類的著作，詳述其祖先，其生平，其交遊的人物，其作品的年代，可以作爲研究的最好的參考資料外，其餘便再沒有一種東西可以算是『研究的』了。關於一個時代的文學或一種文體的研究，卻更爲寂寞；沒有見過一部有系統的著作，講到中世紀的文學的，或講到某某時代的，也沒有見過一部作品，會原原本本的研究着『詞』或『詩』或『小說』的起原與歷史的；至於統括全部歷史的文學史的研究，卻大家都不曾夢見，近來雖有幾部名爲『中國文學史』的東西，乃是很近代的事，且鈔的是日本人的東西。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作品研究的東西，例如關於水滸傳，至少要有一部水滸傳及其作者一部水滸傳之形成一部水滸傳及其續書，一部水滸傳之思想與其影響等等，關於西廂記，至少要有一部西廂記以前之西廂故事，一部西廂記

之作，一部西廂記之藝術上的地位，一部西廂記之續書等等；這幾個題目，每一個都可以成功一個巨冊。至於如文選、樂府詩集，如西遊記如牡丹亭，如桃花扇，如四聲猿等等，那樣重要的巨作，無一種無不需要多方面的專門研究。至於那些古舊的紅樓夢、索隱、西遊真詮、水滸評釋之類，卻都是可棄的廢材。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作家研究的著作。例如關於曹植，至少要有一部曹植的生平與著作，一部曹植的詩，一部曹植及其時代，一部曹植的藝術及其影響，或更將一部曹植與洛神之傳說等等；關於李白，至少要有一部李白的生平與著作，李白的遊蹤，李白與遊仙的思想，李白與酒，李白與他的同時代者等等；關於杜甫，至少要有一部杜甫傳，一部杜甫的時代及其作品，一部杜甫的作品及其影響，一部杜甫及其詩派，一部杜甫的思想，一部杜甫的敘事詩等等；關於關漢卿，至少要有一部關漢卿及其雜劇，一部關漢卿的藝術與思想，一部關漢卿及其時代等等；關於湯顯祖，至少要有一部湯顯祖及其四夢，一部湯顯祖的思想，一部湯顯祖之著作及其影響等等；此外，至少還有百個以上大作家，需要特殊的研究的，這些研究，每一個又可各成一巨冊。至於那些古舊的陶淵明年譜，李義山年譜，東坡先生年譜之類，只可作為研究的參攷資料，卻不能即算作一種專門研究的結果。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一個時代之研究的著作。每一個重要的文學時代，都要有各種的特殊研究；例如建安是一個光榮的詩歌時代，關於牠，便至少要有一部建安時代及其作者，一部建安七子與其著作，一部五言古詩與建安時代作家之關係，一部建安文學的鳥瞰，一部建安文學之趨勢及其影響等等；又如五代也是一個重要的時代，關於牠，便至少要有一部五代文學的鳥瞰，一部五代花間派的詞人，一部南唐二主及其所屬詞臣，一部蜀中文士，一部五代文學史等等，這些東西也都是每一部便要成為一巨冊或至三四巨冊的。

我們應該有不少部關於每一種文體之研究的著作。例如關於詩歌，至少要有一部詩歌史，一部詩歌概論，一部中國詩歌的音韻問題，一部詩歌及其支別，一部民歌之研究，一部由詩經到詞與曲，一部散套與小令，一部詞之研究等等；關於戲曲，至少要有一部戲劇史，一部戲劇概論，一部演劇史，一部中國舞台之構造與聽衆，一部文曲及其作者，一部傳奇的研究，一部皮黃戲之沿革與歌者，一部崑曲與衰史，一部臉譜及衣飾之變遷等等；這些著作也都是不能以很小的卷帙裝載

之的。至於那些以前的無數詩話、詞話、四六話、曲話之類，都只好作為極粗製的研究原料，卻全不是所謂研究成熟的工作。我們還應該有不少部綜敘全部中國文學之發展的文學史，或詳的，或略的，或為學者的研究結果，具有不少獨特之創見的，或為極詳明的集合前人各種特殊研究之結果，而以大力量融合而為一的，或為極精細的搜輯不少粗製的材料而成為浩大的工程的，或疏疏朗朗的以流麗可愛的技術而寫作出來的。

此外，我們還應該有不少部關於中國文學的辭書、類書、百科全書，還應該有不少部關於她的參考書目、研究指導，等等。

這一切應該有的東西，我們都沒有！

中國文學真是一片絕大的荒原，絕大的膏沃之土地，向未經過墾殖的，雖有幾個寥寥可數的農夫，從前曾一度播種過一小方地的種子，然其遺跡卻早已泯滅於蓬蒿蔓草中了，雖有幾個寥寥可數的農夫，在如今正奮起而肩了耙耨去墾種，然他們是如此寥寥的幾個，那裏能把這絕大的荒原墾殖遍？

每個人都有在這個大沃原中自由墾殖的可能，無論他要多少田地都可以，只要他對於這個農事有興趣，肯下苦功去割除野草，播植種子。

我曾見一幅秋郊試馬圖，畫的是一個天朗氣清的清晨，四野靜穆無比，有人膝那末高的野草，正為晨風所吹而偃倒下去，獨在這郊原上的是一個騎在一匹駿馬上的少年，他愉悅着，躊躇着，正控着馬轡，欲發未發的打算在這大平原上任意的馳騁。真的，我見了這畫，不自禁的也起了躍躍欲試的野心，雖然從沒有學過馳馬。

這大荒原似的中國文學的氣象，正是一幅『秋郊試馬圖』呀，誰見了，能不興了要在那裏自由的馳跑，隨意的奔馳的雄心麼？

三研究的
新途徑

但農夫卻也不易為，他要墾殖，便要先用鐵刀去割除野草，再有耙耨去掘鬆泥土；這就是說他要有耕田的工具。如果他赤手空拳的跑去耕種，即使他有熱烈的、心堅動的意志，也只好眼睜睜的立在那裏乾着急的望着而無從下手。同樣的，我們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如果沒有鐵刀與耙耨，那便無從動手。舊的研究，原是無結果

的無方法的，正像赤手空拳一樣。我們現在如果要研究，便先要執了鐮刀與耙犁去，換一句話說，便是要有新途徑與新觀念。

我們要走新路，先要經過接連着的兩段大路；一段路叫做『歸納的考察』，一段路叫做『進化的觀念』。這兩段大路是無論什麼人，只要他是一個研究者，都要走的『必由之路』，沒有捷途，也沒有旁道，支徑可以跨越過牠們的，所謂壅殖的耙犁與鐮刀，也便是牠們。原來這兩個主要的觀念，歸納的考察與進化，乃是近代思想發達之主因，雖然以前文學上很少的應用到牠們，然而現在卻已成爲文學研究者所必須具有的觀念了。

四歸納的考察

歸納的考察，倡始於培根（Bacon）；有了這個觀念，於是近代思想，乃能大爲發展，近代科學乃能立定了牠們的基礎。在以前，無論研究什麼問題或事件，都是先有了一個定理，或原則，然後再拿這個定理或原則去作爲討論或研究的準的。例如，他們相信上帝是萬物的創造者，於是許多敬神的觀念及自然現象的解釋，便都由此演繹而出；他們相信地球是扁平面似的東西，於是種種的地理觀念及船隻駛過地面便將墜落無底之中的見解又由此演繹而出。他們不去研究事實的真相，只知奉過去的一個原則或定理的天經地義而不可一變的東西，於是思想與科學乃至一無進展。自歸納的考察方法創立後，『無微不信』便成了一個信條，他們懷疑，他們虛心的去考察，直等到有了種種的證據，充分的足以證明某一個東西的真相是如此時，他們纔肯宣言道：『某件東西的真相是如此如此。』奈端（J. Newton）之發明萬有引力說，先是經過萍果落地之感觸，然後再加以種種方面的考察，把他們都歸納了起來，結果是相同的，是歸於一的，於是他纔敢相信他的萬有引力說。達爾文（Darwin）之著作物種由來與人類起源二大著作，也是經過了千辛萬苦，搜集了種種的證據，而把牠們歸納了起來，得到了一個結果，方纔把牠們寫出，而確定了他的進化論。

文學的研究之應用到歸納的考察，是在一切的科學之後，有了這樣的研究方法與觀念，便再不能稱臆的漫談，不能使性的評論了，凡要下一個定論，凡要研究到一個結果，在其前，必先要在心中千迴百折的自噴道：

【拿證據來！】

等到證據搜羅得完備了，等到把這些證據或材料歸納得有一個結果了，於是他的定論纔可告成立，他的研究纔可

告終結。所以他們不輕信，他們信的便是真實的證據；他們不輕下定論，他們下的定論便是集合了許多證據的歸納的結果。例如，關於李白的死的問題，或以爲病死於當塗，或以爲是喝醉了酒，欲去江中捉月而落水溺死的。那一說是對的呢？於是我們去搜羅許多關於他死的記載，關於他晚年的生活與遊蹤的記載，關於他的墓所在地的記載，然後再去分別出這些記載那些是最靠得住的，那些是其次的，那些是完全虛妄的，出於想像的，於是再把可靠的材料歸納了起來，便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得到關於李白之死的正確記載了。

又如關於續金瓶梅的作者，據原題是紫陽道人編。這紫陽道人到底是誰呢？原書的篇首曾有一篇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署着「魯諸邑丁耀元參解」。在全書中處處都可見出作者的見解，與丁氏的有異常相同之處。於是我們猜想：『所謂紫陽道人者，大約是丁氏的筆名吧。』於是我們再翻檢原書，到了第六十二回，其中偶然的有一句話說，「丁野鶴自稱紫陽道人」，耀元的別號恰是野鶴，有了這一個強有力的據證，便可以生出一個結論：

『續金瓶梅的作者是一個名耀元，字野鶴，筆名紫陽道人的丁氏。』

沒有人能夠推翻這個確切的決定，除非他有了別的什麼更有力更重要的證據。在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上，更可見歸納法之如何應用得最好。

研究紅樓夢的人真不少，以致「紅學」成了一個專門的名詞；一派說賈寶玉是清世祖，林黛玉是董小宛，又一派說紅樓夢是一部清康熙時的政治小說，林黛玉是朱彝尊，薛寶釵是高士奇，而寶玉則指廢太子，再有一派卻說賈寶玉就是納蘭容若，紅樓夢敘的是明珠家事，但他們這些話都不過是牽強附會的話。他們把路走錯了，走入荊棘中了，所以他們的研完成了如猜謎似的戲舉。到了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出來，用的卻是新的方法，是歸納的研究方法，他先把著者是誰的問題解決了，既知曹雪芹是他的作者，於是又進而研究曹雪芹的家世及生平。既知他是曹寅的孫子，家業很繁盛，到了他的後半生很窮苦，於是與紅樓夢中所記的事蹟細細的對照一下，便可知道他備記的「風月繁華之盛」，乃是他所身歷的，回首當年，作者真不禁要「洒一把辛酸淚」。

紅樓夢的真面目與其在文學上的真價，至此始完全發現，我們才知道這並不是一部具有無數「謎」的書，其中的每